獨學廬初稿

獨學廬初稿卷三

東吳石韞玉著

跋

甲子紀元譜跋

古人紀年歲陽歲陰不以甲子史記歷書所載太初元年年名焉逢同閼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極其辨晰他如屈原離騷經曰攝提貞於孟陬兮維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庚寅日也賈誼鵩鳥賦曰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單閼歲也庚子日也其例皆同後

人樂趨簡易廢古干支不用而借甲子以名年如王莽銅權銘曰龍集戊辰又曰龍在巳巳紀年之法殆改於西京之季乎唯許慎說文後序曰粵在永元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子猶循古法魏晉以下相習以甲子紀年舉附逢攝提格等名有不能辨者矣

王念豐重次千字文跋

千字文之作權輿於梁史稱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命中郎蕭子範製為文又令周興嗣為之同時並出殆有二本然蕭本不傳而興嗣

所作孤行則其工拙可知矣史又言武帝嘗自製千字詩衆為注解不知所製即此千字否唐有進士周逖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將以進覽並請頒行天下宰相陳希烈謂其枇杷二字依舊難稱盡善遂止勿進其文亦軼而不傳以今所見若有明華亭董其昌仁和卓人月餘姚呂章成所撰皆同文異詞董本泛述大地古今之故卓呂二本皆撰於崇禎之朝呂本雅言洪武以來事跡卓則頌莊烈初元之政雖有史游急就遺意惜乎所際非其時所頌非其主故其文

雖傳亦在若明若晦之間我
朝重熙累洽功德巍巍
今皇帝文謨武烈度越千古纍者少司空彭公
元瑞重次興嗣之文跋
御製全韻詩蒙
恩奬賞以爲異想逸材其文刻以行世吾友王
君念豐見之亦次此文跋
御製新樂府雖非經進之作然其文可與司空
之作並不朽矣予惟文章後出爲難二念豐作
之最後所處最難其文又未始不工可見餘霞

成綺且有愈出而愈奇者矣柳文之工不工無足深論唯是遭逢盛世歌詠泰平以諸生之文儼然頡頏颺拜其遇有古人所禱祠而不能得者是尤足為念豐慶也

王念豐協府雜詠跋

曩者著雍閹茂之歲諸城劉石菴先生以少司農視學吳中檄聚大江南北諸生試以詩古文辭拔其雋者五七人余與念豐皆與是時余初識念豐彼此知不深也既偕被先生之知旅進

退於庭漸習其人知為倜儻士嗣以先生名數
數為澄江之行先生命吏掃學官旁舍為諸生
寓齋於是盍簪而食聯床而寢以文字之役結
朋友之緣明年余舉進士有名偕計北上遂別
諸子去又明年
翠華南幸江南北士獻賦
輦下
天子進之於廷而試之念豐名在乙等拜文綺
之
賜夫文章知遇乃至奏技於鑾鈴豹尾之間拔

藻摛華上塵

天聽於序榮矣維時余方彳亍於東華塵土之中迴望東南五色雲起此心飛越神已先馳及余被放南還則石菴先生已奉

命開府楚中諸子亦風流雲散矣暇日訪念豐於織簾居出其三年著作富且等身中有協府雜詠五十絶句乃其獻賦時所作大都紀澄江秣陵事余及見者十之四不及見者十之六追想舊遊不禁慨然爰述叢事跋其尾余於念豐應

制之作經
進之篇不贊一辭獨於此卷三致意焉者感石
菴先生之知且榮念豐遇也念豐之獻賦也寄
居江寧協府故名

管夫人楷書回文卷跋

右蘇若蘭回文一卷元管仲姬所書每詩一章
四方盈寸後有天水趙氏印管爲趙吳興夫人
此印即吳興書畫所常用者尾有項子京珍藏
印蓋天籟閣舊物也夫以蘇之詞管之筆雖足
以雙絶千古而一歸竇連波一歸趙承旨二人

才義得夫子而名益彰洵乎遇人之淵視夫魚元機李淑真之流幸不幸何如也

吴園次藝圃詩冊䟦

萊陽姜貞毅先生仕明季思陵之世以言事謫宣州未至而遇甲申之變僑寓吴門於城西葺藝圃以晝餘年既歿遺令葬宣城不忘故主之命而仲子學在先生遂占籍於吴當世名士皆從之遊此園次之詩所以作也今藝圃屢易其主而吴中父老過之拊其一樹一石憑吊當年猶有能道其遺事者我夫子度香先生追念前

徽睠茲故業而方以王事馳驅不遑及私家之計嘗出藝圃圖見示一時園池林壑之勝賓朋撒佩之華彷彿見之此詩本四十首園次手書之卷尚在其中殘闕數行我夫子欲令善書者補之而未得其人韞玉於館課之暇從林蕙堂集中摘錄其詩彙而成冊并以陳其年前輩所作詩序冠之其五言十二章集中存其六而逸其六故亦不能備也時我夫子方開府楚南付郵寄之既以為吾吳文獻之徵亦以著蔡氏祖德之貽綿延而未有艾也

書

與友論喪服書

辱承垂詢不棄芻蕘咨以古今喪服異同之處竊以上不可考考周制則三年之喪再期而除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者是也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二十五月者再期也士虞禮疏謂期而小祥者十三月又期而大祥者二十五月是也雜記曰祥主人之除也除者除其喪也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

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為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理則釋之矣然則釋服必以二十五月為斷有明文也尚書伊訓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傳云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湯崩於是年十一月矣太甲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傳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按歸亳在十二月之朔則服闋在十一月矣三祀

十一月踰元祀十一月再期也然則殷亦二十五月而除者也周因於殷禮意在斯乎檀弓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彈琴成笙歌則既除喪可知也自鄭康成泥於士虞禮中月而禫之文拘為二十七月之說宋武帝永初之初因之制禮然則二十七月而除喪蓋自宋永初始也然而禫者祭名也若祥若虞之類非言服也王肅曰三十六月鄭康成曰二十七月皆論禫耳於喪服無與也程猗六徵三驗之說主王而駮鄭許猛釋六徵解三驗之

論扶鄭而抑王均之惟禫是辨非明徵其辭於喪服之制也若二十七月而除喪則是以禫斷喪服矣考之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又曰祥而縞是月禫則禫祭或祥之月或在祥之後兩月禮文先有不同焉者烏所據以為斷乎喪服小記曰大祥吉服而筮尸若禫而除則尚在兩月後此時烏可先吉服乎若夫魯文公欲服喪二十六月何休譏其亂聖人之制而唐時學士王元感亦欲增至三十六月此則聖人所謂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者矣至於斬衰

三年古者唯君與父而已母不與焉喪服篇載父卒為母乃齊衰三年父在則期而已子夏之傳曰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喪服四制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檀弓曰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夫子曰嘻其甚也蓋伯魚之母先夫子而歿則期而除者也當除而不除非禮也自唐高宗上元元年天后表請父在為母齊衰三年而蕭嵩修開元禮依之然則父在為母三年自唐上元始也明太祖洪

武七年貴妃孫氏薨命吳王橚斬衰三年而宋濂修孝慈錄依之然則爲母斬自明洪武始也又婦爲舅姑之服喪服薦則期而已記曰婦人不貳斬婦人既爲夫斬三年矣故不得復爲舅姑也自宋太祖乾德三年大臣奏請婦爲舅姑三年齊斬從夫然則婦爲舅姑三年自宋乾德始也喪服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傳曰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命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增改服制於是加曾祖父母五月古者嫂叔弟妻夫兄皆無服

故檀弓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貞觀制定皆服小功然則爲曾祖父母五月與嫂叔有服皆自唐貞觀始也又父喪苴杖母喪削杖傳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圓者象天方者象地此今人所不講也然記曰當其可之爲時又曰禮從宜夫人子終身之憂無有窮期與其不及也寧過焉古今喪服之制遞有所增此亦體乎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心而出焉者也烏用厚非乎

與方次宣書

令叔祖有妾之喪疑於所服足下不以僕卑鄙
欿然下問僕豈敢知禮姑以所聞為足下陳之
考儀禮喪服篇貴臣貴妾緦麻三月所謂貴妾
指姪娣而言古者大夫亦有姪娣從其女君而
来歸備六禮之制合兩姓之好以其所生之貴
也故殊之不問其有子否也喪服小記曰士妾
有子而為之緦士妾賤不得援貴妾之例故有
子則緦無子則已也獨殊於有子之妾者婦人
之義母以子貴也漢唐以降姪娣之禮廢故貴
妾之服無復舉行然唐李晟夫人王氏無子以

妾杜氏子愿為嫡子杜卒而晟為服緦議者以為準禮此大夫而行士之禮又得乎禮之權者也商邱宋栗庵纁撰四禮初稿曰大夫為妾緦麻三月士為妾有子者緦麻三月無子則已根据禮經最為精核而近時吳中士大夫之家乃有妾死而稱無服生者夫亦不經之甚矣令叔祖之妾有子令叔祖宜制緦服至其妾所生子宜服斬衰三年此今制也古者父在為母齊衰期年而已唐高宗從武后請父在亦為母三年而明洪武中貴妃孫氏薨孝陵命吳王橚服慈

母之服斬衰三年宋濂等修孝慈錄立為定制
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
本朝會典服而不改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至於
位題側室俗雖有之然而非是左傳卿置側室
大夫有貳宗側室乃衆子之稱如云趙有側室
曰穿是也漢文帝賜南粤王書曰朕高皇帝側
室之子自明其為衆子耳若妾可稱側室亦稱
貳宗乎此不待辨而明者今叔祖為妾設位宜
題曰亡妾某氏之位以上諸條僕所聞如此唯
高明裁焉

與張青城書

昨在途中誤舉泪字足下詈以不古不覺汗之沾衣矣歸檢字書始知泪固失之淚亦未為得也按許氏說文顧氏玉篇無泪字亦無淚字廣韻正韻古今韻畧則有淚字註云目液而已梅誕生字彙有泪字註云與淚同而淚字不詳所出考之經史或言號咷如易同人先號咷而後笑旅人先笑後號咷之類是也或言泣如詩佇立以泣書啓呱呱而泣項羽傳羽泣下數行之類是也或言涕如易出涕沱若檀弓孔子泣然

流涕之類是也無有以淚言者其淚字之見于載籍者漢書外戚傳武帝悼李夫人賦秋氣憯以淒淚師古曰寒凉之意淮南子水淚破舟注曰水疾流皃均不作目液解反不若泪字从水从目尚有合於六書會意之例要之泪與淚皆非古文也俗字耳均之俗字安知泪之非正而淚之非借乎非敢自訟其冤聊以所聞陳之記室足下通人也當不責其護短

與景書常書

與書常別三年矣別緒縷縷想同之也近在念

豐齋中見書常手書知邇來動靜甚慰書常晨夕侍鮒庭又新得佳婦想情況自佳不若疇昔淒惋丈夫遨遊冣能開拓胸境太史公周行天下名山大川而文益奇書常當不負此境也僕去夏南旋頗鍵戶讀書境亦不甚惡但家益空乏耳仍與二三舊雨相與爲詩古文詞結七子之會當年舊人獨少書常一人倘有近業能寄示一二否念豐札詳述諸子狀故不贅明年冬當與書常相見於長安不久也

與王念豐論文書

昨承麈教談及古文辭令惟選學可以名家退而思其義竊未見其必然默而息乎非朋友切偲偲之義故敢陳其說而請質焉竊謂文章之道性命經濟兩途而已聖人既歿道統失傳性命則罕言之矣若夫經濟則代有經文緯武之才胸中有確然不可奪之見發為文章可以傳世而行遠如是立言言之所以與功德而不朽也不佞習古文辭於茲十年雖望道未見亦嘗究心於古作者之林始得司馬遷之文而好之學焉而不得其遷也繼得莊生之文又好之

學焉又不得其逕也因思行遠者自邇登高者自卑降而學於眉山大蘇之集忽忽若有所遇涉筆有文從字順之樂遂自謂得之矣習之既久覺其淺水不漪由是復泛濫於古之立言者始悟八大家之名乃曲學臆說爾文入代興安可疆域之哉李唐之文昌黎最稱近道竊謂未醇者以其有怪怪奇奇之見存焉李習之之文純粹精密不亞昌黎陸宣公慷慨論事有體有用陸龜蒙白居易劉禹錫之徒文雖不多自闢畦町若夫孫樵樊宗師直畫鬼者易工爾以艱

深文其淺陋鉤輈磔格纇乎諔詭之言私心弗尚焉書曰辭尚體要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何取乎爭一句之奇鬥一字之巧以為能乎蓋嘗執是說以論文亦莫有齟齬之者夫不我齟齬者皆其胸無成見不足與於議論之列者也允之說與我齟齬矣安得十往復焉相較其得失乎桐城方太史嘗言天地日月萬古嘗新者也易以他字則舊矣故秋風不舊而商颸則舊曉日不舊而朝暾則舊斯言雖固或不盡非乎造言者安得如許僻字與句與之日新而月異哉且

不佞不學選非無說也言者心之聲必有賢良方正之人而後有光明俊偉之文子雲相如選中巨擘然相如封禪遺天子修心雄頌莽功德皆非誼士至於陸機陸雲左思潘岳劉琨之徒結黨外戚稱二十四友相繼誅僇身喪名裂私心鄙其人因而薄其文足下試思焉或幡然以鄙言為是乎至於訓詁之學本非所願竊以六經者文章之祖經不明則文章如游騎之無所歸故思討論其異同窮究其得失察躔度知五行之機祥考封域知九州之險阻非敢云有所

知也庶幾得尺得寸而已矣家無藏書無可考据又無良師益友為之助其在相識者或足下能少助我耳此中甘苦惟親歷者知之願賜教督以所不及則幸甚狂言駭俗勿示外人

雜著

讀鬻子

鬻子者名熊楚之先世也年九十而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於是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四篇而已然讀其書載魯周公使

康州守敍之文可異焉夫史稱鬻子見文王時年九十矣豈有更閱數十年當周公命康州之時其人尚在且著書傳其事之理則今之十四篇亦非真本也意者古有其書久而散亡好事者從編殘簡斷之餘思欲網羅舊聞求其書而不可得因竊取其義而為之耳然邪否邪

讀於陵子

右於陵子十二篇相傳齊人陳仲子著按皇甫謐撰高士傳凡莊子列子老萊子皆詳其著書之數而陳仲子無之則晉時未嘗有此書書中

所云貌桎梏也言河漢也其說大約摭拾漆園之旨晉人尚清言搢紳先生喜談黃老元文秘籍紛然雜出茲篇之作其在斯時乎

讀齊風

朱子之作詩傳也於齊曰禹貢青州之地是矣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此何說邪昔者武王封太公望於營邱其地在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幅幀蒙爾孟氏所謂儉於百里者也其後子孫强盛國日闢矣然桓公正封疆南至餉陰西至濟北至於河東至

於紀鄭宣王之世蘇秦之言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則其地皆密邇青州之壤焉爾司馬遷之言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此亦就戰國之齊言之非齊故境而齊世家曰營邱邊萊萊人與太公爭國萊州瀕海此時尚不屬齊則齊之境東且不能至海而何有於穆陵無棣乎按史記索隱云淮南有故穆陵門無棣在遼西孤竹則去齊皆千里而遙烏得云青州之境乎蓋宋子之說本於管仲告楚之言而管仲者合五侯

九伯而言之也假令四者為齊之封域則齊先君之履曾不能越境烏可千里而問楚之罪乎此又不待辨而明者矣或曰是說也不始于朱子鄭康成詩譜嘗言之然鄭之言曰成王廣大邦國之境齊更立五百里以五百里計之豈能距海據河爭而穆陵無棣無論矣眉山蘇氏春秋列國圖亦以無棣屬齊境其誤正同

福建鄉試策問五道

問孔子集羣聖之成大義微言載諸論語漢時有齊論魯論之異傳者何人張禹删定魯論為

二十篇去齊論二篇其篇名可舉歟古文論語出自孔壁先儒謂其章句與魯論不殊而有二十一篇何也何晏集解所徵引者八家其姓氏可舉歟諸家訓詁頗多異同如千乘異注八佾異數三歸異解能一一述其說歟舊注以孝乎惟孝分句今尚書無其文夏瑚商璉與明堂位之文不合朱子或從或否何者為是記寢衣於褻裘後果錯簡歟舊注以疏食菜羹瓜祭為三物改瓜為必始自何人孔門弟子皆稱字而牢曰憲問獨書名何也闕黨何地接輿何名太宰

何國之官有可證歟他若藝禮畫寢沿沂諷舞雩諸解又何人之說也方今
聖天子表章經學刊石成均而論語一書尤為衆經綱領諸生肄業有年必有考究異同而知其義者試僕楮陳之
問春秋為孔子手定之書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傳者幾家鄒夾虞鐸久矣失傳三傳並列學官注疏者何氏所採何書時月並舉他書有其例歟謂一為元宋儒訓元為仁其說果當歟改月改時與夏時冠周月之說孰是孰非左氏錯用

三正所記時月輒與經文不合可臚舉歟仲子君氏三傳所釋各殊有可折衷歟滕降而子薛降而伯杞降而伯而子其義可徵歟莊公九年伐齊納糾三傳皆以糾為桓兄而胡傳獨以糾為桓弟何所據歟文止獲麟三傳異說何者為是何休三科杜預五體其說可詳歟至一國異名如隗夔盛郕之類一人異名如栟荻舍婼之類一地異名如祈黎時來之類如此甚多能枚舉歟傳以啓陽為開陽周人而用漢諱果何義歟近歲恭奉

諭旨允在廷之請分經試士而今科輪值春秋
士必有講明切究者其依條詳對毋勦毋臆
問書為六藝之一由籀而篆由篆而隸言小學
者所共知也而籀書存於今者惟有岐陽十鼓
先儒謂其書出史籀之手而許氏說文所採籀
文與鼓文合者甚尠豈尗重未之見歟張懷瓘
書斷徐浩古跡記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皆見
徵引其說可舉歟唐元和中鄭餘慶取置鳳翔
夫子廟獲其九而已其一而今十鼓完足又何
人之所得也自鳳翔而汴自汴而燕其遷流顯

晦能縷悉陳之歟夫滁有考復齋有録道園有
文可旁通歟其文見於他金石者可枚舉歟歐
陽修胡世將吾衍潘廸諸家所録字數多寡各
殊有可考歟韓昌黎石鼓詩定為宣王時物自
屬可據或以為成王之鼓或以為秦人之文或
以為宇文周之作能述其說而折衷之歟我
皇上懋勤稽古重編舊鼓殘文勒石太學所以
闡幽而垂遠者至矣諸生觀聽所及其條舉以
對
問詩道性情而政治風俗著焉古者康衢一謠

實啟正聲其先尚有閒歟五言始于蘇李或謂
古詩十九中列枚乘之作所據何書七言始于
柏梁聯句而詩中人名官名考證漢史輙多不
合其故安在魏晉六朝作者踵起鍾嶸作詩品
可臚述歟昭明所選諸家孰優孰絀聲律對偶
之學盛於三唐孰開其先以試帖取士而善古
詩者不少其人論者謂唐無古詩其說果當歟
初盛中晚果可分歟宋初館閣尚沿綺縟之習
西崑酬唱諸詩可舉其名而評騭之歟蘇黃騁
逸軌於前尤楊范陸繼芳塵於後標新領異風

會日新可各言其蘊歟金元作者以元遺山為巨擘其他尚有表著者歟有明四傑七子先後接武可尚論歟我
皇上文思天縱
御製詩集先後昭示藝林士之揚扢風雅有素矣其各探心得詳著於篇

問安民必先弭盗古者邦盗之禁載在周禮沈命之法著於漢史其法果無弊歟漢時嚴盗賊之誅如龔遂張敞虞詡尹賞郭伋賈琮諸人皆號稱善治盗其法或誅或撫或散或捕可分析

言之歟唐初羣臣請重法禁盜而太宗不允其義安在宋張詠知益州化盜爲良民果操何術歟宋時歐陽修陳禦盜四策明時汪應軫建弭盜六策一一可舉歟明初時設別駕等官以稽察州縣捕盜果有裨焉否歟古來論治盜者或言嚴保甲之法或言開衣食之源或言重守令之官其說可引伸歟考諸史策所載如李崇刺兗州令村置一樓設鼓備盜而周世宗時靳鄭團練鄉兵盜發則鳴鼓舉火爲應其法豈有可採者歟今

國家吏肅民寧六寓熙洽而瀕海州縣尚或有
槍竊之事果何術之從而使宵小無所容其跡
歟諸生學古將以入官當有通達治要者試陳
所見焉

和州重修東嶽廟文

古守土之吏祭其封內名山大川以出雲降雨
潤澤斯民也惟泰山在青州境內而其祠徧滿
天下則豈非為東方之氣萬物所生羣岳之尊
衆祀之長故崇其廟貌隆其祀事導迎神庥遂
斯民生養之機乎和州城北舊有東岳行宮故

無碑碣不知何時所毀也乾隆四十九年州守宋公思仁來守是邦親見夫棟折榱崩日焉就圮懼無以妥神靈而錫民之福也乃爲之捐俸倡修而州中紳士亦樂輸資以佐不逮于是鳩工庀材諏吉從事不費官帑不傷民財而工告蕆功其在禮曰五嶽眎三公則維嶽降神有贊化調元之職况乎作鎮東方東震位也一陽之生萬物之所從出也行令於春春者四時之始也其盛德在木足以庇㕔嘉穀而時和年豐也神之德美矣茂矣在一郡則福一郡在一邑則

福一邑令而後和之父老子弟飲和食德無夭札癘疾之憂皆謂神之呵護可也廟既落成公屬瀛玉紀其事爰述斯廟舉而不可廢之義並刻樂輸姓氏于碑陰以垂不朽

王文恪公像讚

少讀公文寢饋以之稍長知公行義而頫淋於私今瞻公貌則又識金壁之度河岳之姿當其立朝也不矯而異不詭而隨雖主庸臣蔽而介然以風節自持及其引身而退也消揺乎巖壑跌宕乎文史蒼生曰望其再出而公堅卧於洞

庭之鳩笠澤之渭讀其論性一書籌邊八策而于公内體外用之學無乎不知於庠拜公之像棘公文辭方諸昔先正其歐陽子之儕歟

月下老人讚

氤氲使者般若摩訶雲游碧落霧隱丹阿藍橋有徑銀漢無波邀靈月姊結願星娥白璧一升赤繩千里軼事可徵良緣非誂素月如珠圓靈若水迴雲輕飛行雲細起靈杖九節仙衣六銖高姿玉朗瘦骨松臞鴛文合牒鳳諾分符其情藹藹其色愉愉歲在元辰月維初吉遊墨龍賓

徵綃鮫室真香降靈明水浣華神光合離生於兜率

顧鴻千椿萱棣鄂小影題辭

人生五倫君臣夫婦朋友皆以人合惟父母兄弟乃緣天定書君陳之篇曰唯孝友于兄弟誠以為人生不可多得之遭逢而際其盛者為可樂也余生無兄弟五倫闕其一未冠遭母氏之喪三春寸草有餘恫焉顧子鴻千為吾廣堂舅氏長君天性孝友際天倫之全盛丐畫師圖椿萱棣蕚小影以寓其樂乃圖成而母喪迴憶疇

昔之樂不可再得悲可知已然吾舅氏春秋鼎盛弟奉庭訓之日正長又有季子鶺鴒急難視余焭焭子立上侍垂白之父一喜一懼者猶厚幸焉

雪鴻詩社引

詩社非古也古之詩人導揚風雅歌詠太平而已烏乎社詩而社將以聯文酒友朋之樂也昔者阮籍竹林顧瑛草堂其人皆過江之秀風流文采焜耀江山吾等希風竹林草堂之遊安見今人之不古若耶況吾儕交遊寥落舊雨晨星

閱〻走四方如漂萍之不可聚偶聚矣又各紛於塵事終歲曾不幾相見至於詩酒留連晨懽宵宴又烏可多得也今幸而諸子皆無恙無離羣索居之慨爰選春秋佳日以詩會於瑀桃書塾不立壇坫不程甲乙蘄暢吾友朋性命之樂焉爾設更數年數十年之後或直廬橐筆或開府建牙或鍵戶著書或入山修道迴思此會也不猶雪中之鴻爪矣乎

會溪銅柱述

乾隆甲寅之春余校士來順舟出會溪榜人告

余曰岸上有馬將軍銅柱因纜舟往觀之蓋五代時楚王馬希範所立柱圍四尺強高出地六尺許文凡四十二行環柱八面刻之　第一行復溪州銅柱記六字　第二行天策上將軍江南諸道都統楚王希範十五字　第三行天策府學士江南諸道都統掌書記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宏臯撰四十二字　第四行粵以天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十三字　第五行楚王名天策府學士李宏臯謂曰十三字　第六行我烈

祖貽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徼側於龍編樹銅
柱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子孫相
連九九百年是知吾四十六字　第七行祖宗
之慶脩緒綿遠則九九百年之運昌於南夏者
乎今五溪初寧羣師內附古者天子銘德諸侯
計功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題
五十六字　第八行式貽恩信敢繼前烈為吾
紀焉宏臬承教濡毫載叙厥事盖聞牂牁接境
槃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上古
以之要服五十字　第九行中古漸爾羈縻洎

師號精夫相名姎氏漢則宋均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興師遂開辰錦邐來豪右時恣陸梁去就在心臧否由已溪州彭士愁世傳五十八字　第十行郡印家撫州兵布惠立威識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簡書而可畏亦無辜於大國亦不虐於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處無五十七字　第十一行何忽承聞隟俄至動揺九字　第十二行我王每示含宏嘗加姑息漸為邊患深入交圻剽掠耕桑侵暴辰澧壃吏告廹郡人失寧非萌作孽之

以偶昧戢兵之法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五十
五字　第十三行晉天子肇創丕基衍注雄德
以文皇帝之徽號繼廿九字　第十四行武穆
王之令謨冊命我王開天策府天人降止備物
在庭方振聲明又當貽恭恭言僻陋可俟綏懷
而邊鄙上言各請効命四十七字　第十五行
王乃以靜江軍指揮使劉勍率諸部將付以偏
師鉦鼓之聲震動溪谷彼乃棄州保嶮結寨憑
高唯有鳥飛謂無人到而劉勍麾遵五十字
第十六行廟算宸運神機踔壓披崖臨危下瞰

標衝既合水來無汲引之門樵採莫通糧糗乏
轉輸之路固叶衿甲豈暇投戈彭師果爲父輸
誠束身納欵五十五字　第十七行我王愍其
通變爰降招攜崇侯感德以歸周孟獲畏威而
事蜀二十四字　第十八行王曰古者叛而伐
之服而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
代著龜吾伐叛懷柔敢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
不爲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州刺史五十七字
第十九行就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服職
貢錫賚有差俾安其土仍須廩粟大賑貧民乃

遷州城下于平岸溪之將佐衙四十三字　第
二十行恩向化請立柱以誓焉於戲王者之師
貴誅賊戰兵不染鍔士不告勞肅清五溪震讋
百越底平壃理保乂四十一字　第二十一行
邦家爾宜無擾耕桑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隳
川塗勿矜激激飛湍勿恃懸崖絕壁荷君親之
厚施我不徵求感四十三字　第二十二行天
地之至仁爾懷寧撫苟違誠誓是昧神祇垂於
子孫庇爾族類鐵碑所立敢忘賢哲之蹤銅柱
堪銘顯奉祖宗之德宏臬仰遵四十九字　第

二十三行王命謹作頌焉其詞曰九字　第二
十四行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我
王鑄柱庇黔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嶮不
足恃我旅爭登若平地四十二字　第二十五
行五溪之泉不足憑我師輕蹋如春冰溪人畏
威仍感惠納質歸明求立擔擔山川兮告鬼神
保子孫兮千萬春四十二字　第二十六行推
誠奉節宏義功臣天策府都尉武安軍節度副
使判內外諸司事永州團練使光祿大夫檢校
太傅使持節永州諸軍事行永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上柱國扶風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馬希
廣奉七十五字　第二十七行教監臨鑄造五
字　第二十八行天福五年正月十九日溪州
剌史彭士愁與五姓歸明衆具件狀飲血求誓
二十九字　第二十九行楚王略其詞鐫於柱
之一隅十一字　第三十行右據狀溪州靜邊
都自古已來代無違背天福四年九月蒙王庭
發軍收討不順之人當都頭將本管諸團百姓
軍人及父祖本分田場土產歸明五十六字
第三十一行王化當州大鄉三府兩縣苦無稅

課歸順之後請祇依舊額供輸不許管界團保
軍人百姓亂入諸州四界刼掠詃盜逃走户人
凡是五十一字　第三十二行王庭差綱收買
溪貨并都幕採伐土產不許輙有庇占其五姓
主首州縣職掌有罪本都申上科懲如别無罪
名請不降官軍攻討若有違誓約甘五十六字
第三十三行請准前差誒大軍誅伐一心歸
順王化永事明庭上對三十三天明神下將宣
祇為證者三十四字　第三十四行王曰爾能
恭順我無科徭本州賦租自為供贍本都兵士

亦不柚差永無金革之虞克保耕桑之業皇天
后土山川鬼神吾之推誠可以元鑒五十四字
第三十五行起至四十一行字差小刻彭士
愁彭允瑫田宏祐彭師佐田俸暉彭師樬龔明
芝彭師俗覃彥勝田宏贊彭師杲彭師晃向宗
彥龔貴彭允臻覃彥仙覃彥富田思道朱彥蝺
等十九人勳爵姓名其餘各行下空處刻彭氏
衆官姓名殆徧 第四十二行大晉天福五年
歲次庚子七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鑄八月甲
午朔九日壬寅鐫十二月壬辰朔二十日辛亥

立四十三字　第四十一行下空處刻銅柱高一丈二尺內入地六尺重五千斤十六字　按五代史楚世家言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奬諸蠻攻澧州案此柱則彭士愁而非士然也史又言希範遣劉勍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士然大敗按此柱但載靜江軍指揮使劉勍而無所謂全明其人也史又言士然走奬州遣其子師暠率諸蠻酋降于勍按此柱言彭師杲爲父輸誠束身歸款而非師暠也史又言溪州西接牂牁两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爲表命

學士李皐銘之按此柱則李宏皐而非李皐也考唐昭宗乾寧三年馬氏殷始有潭州梁封殷楚王殷依唐太宗故事開天策府置官屬唐晉代興皆修貢京師故銅柱以晉天福紀年其實負嵎自大非晉所能鈐轄也希範爲殷之第四子兵力强盛南中諸蠻皆附之此柱文涉夸張字尤醜拙本不足重輕之物特其中所載平蠻事迹有可以訂史傳之訛者故述而存之

哀詞

葛尚虞哀詞

僕生二十有七年矣新舊雨未嘗有所零落不知傷逝感舊爲何情今年而葛生尚虞死尚虞年齊於僕蹤跡暱遭其喪有不勝情者尚虞幼懷貞敏三十無聞母早喪取婦不期年而死無所出及其歿也一弟尚幼族無可爲其後者嗟乎遇之窮孰有如斯人者乎尚虞之死以瘵疾其疾也毀於母喪則貞疾也貞疾而死死亦不恨所恨抱倜儻過人之才而賫志焉以歿搢紳不能舉其名史乘不能存其行有足悲爾爰爲誄詞以抒余哀其詞曰

僕與君而締交兮今七易其星霜衆皆鶩翔而鳳翥兮君則棲乎枳棘而徬徨嗟爾師亦我師兮胡為折節而交我喜問途於羣雅兮恥妖廉與鬼賀比肩人之嬋娟兮究辟月而瓊枝香先埋而鬱鬱兮玉後葬而遲遲嗟乎後之無人兮雖有書而誰讀豈修文之有名兮注姓名於丹籙菖蒲綠而榴紅兮披素幃其無人人如玉而不可睹兮余唯薦生芻於墓門

祭文

祭彭鏡瀾學士文

嗚呼嗟先生之不祿兮倏御辨而沖行星戴筐而苣掩兮牀撤瑟而塵生踐燃犀之妖夢兮感棲鵬之哀鳴泣雍門之琴調兮憯山陽之笛聲變華屋爲山邱兮古人於此心驚矧枌榆之共社兮又黻佩之同榮老成人其凋謝兮敢太上而忘情維先生之誕降兮孕扶輿之靈淑抱冰雪之異姿兮纘金貂之文服誦清芬於祖考兮馳令譽於邦族承德門而代興兮藏賜書而能讀鳳翽翽其奮霄兮鴻衎衎其漸陸步金閨而上玉堂兮祗雝雝而肅肅既委蛇於

廊廟兮尚沈酣於卷軸晨鳴珂於秘省兮夕燃
藜於天祿秉文學以侍從兮被
聖明之知遇職編摩於三館兮掌蒐羅於四庫
綸
九重之顧問兮嫺一朝之掌故日在
帝之左右兮維起居之是注壽臧德於竹素兮
宣休聲於韶韺持玉衡以相士兮歷中外而迴
翔入分校於秋宗兮出主文於晉陽茅連茹而
征吉兮珠啓櫝而騰光被公門之雨化兮欣桃
李之同芳繼家學之淵源兮有允宗之令子蚤

寒芳於桂苑兮旋養真於梓里曾惠政之一行兮尚循聲之四起如先生之醇懿兮宜坐享夫遐齡作朝士之矜式兮示國人之典型胡彼蒼之不弔兮且我佛之無靈悲梁木之已壞兮歎薤露之先零豈令威之化鶴兮抑傅說之列星吳江迢遞而長逝兮燕雲悽愴而暫停展孫浚而未訣兮郭子逝而將銘聊薄陳夫絮酒兮庶少駐夫靈輧嗚呼哀哉尚饗

祭封太翁文

嗚呼胡彼蒼之不弔兮喪我老成人之典型悲

梁木之忽壞兮歎薤露之先零柴撤瑟而御辦
兮傅騎箕而通靈將命巫咸以大招兮疇能索
予窈冥惟我公之誕降兮稟扶輿之靈淑承七
葉之清芬兮履一門之嘉福幼束髮而受書兮
早浸淫乎卷軸窮理學於三魚兮析經師于五
鹿乍蜚聲于黌序兮乃久困于棘屋珠含采而
藏淵兮玉韞光而韞櫝思歲月之不我與兮思
羽翼于
皇朝抱白璧而求沽兮奮青雲而干霄滋益恭
於三命兮將奉職於六曹懷其寶而未試兮亦

令德之孔昭踐燬犀之妖夢兮聆化鶴之悲謠
植丹旐而飄風兮啟繐幃而延月嗟白馬與素
車兮望鄉閭而將歎韋德門之有子兮繼貽謀
於簪笏集四方之雕轂兮振三公之華閥嗟易
名之有典兮試臚陳其懿行少承歡於二人兮
稟肫肫之至性聯棣鄂而友于兮示儀型于子
姓桑梓矢其敬恭兮車笠堅其誓盟嘗解衣而
推食兮不出家而為政創育嬰之盛舉兮裹大
府之成命當事倚公如左右手兮曾造廬而聘
請審我公之生平兮卜積善之餘慶蒙側聆夫

頎行兮又望見乎輝光卜于門之將大兮識王氏之濅昌愧我言之無文兮若管窺而蠡量族悲音于萬里兮申微敬于椒茗